

## 百年回忆容子自传（十二）4

除此之外，经济收入的差异，也是诱发印尼排华反华浪潮的重要因素。在印度尼西亚，贫富差距十分悬殊。大部分老百姓并没有在国家独立后摆脱贫困的状态，反而生活日益窘迫，成为社会动乱的潜在威胁。印尼华人中的大多数其实也属于劳动人民，也处于社会的中下层。但是他们以其特殊的商业才能和辛勤的劳动，加上历史的、职业和其他种种因素，形成一个富裕的华人工商业群体，在经济生活中具有明显的优势。从总体上看，华人家庭的生活水平也明显高于当地人，特别是一部分华人富豪生活奢侈，非常惹人注目。因此一直有不少人认为，华人富有，华人控制了印度尼西亚的经济与财富，剥削当地民族，当地人的贫穷是由于华人的剥削造成的。

印尼独立后，掌握了国家政权的印尼民族政治家视华侨经济力量为“殖民时代的残余”，更以振兴民族经济为由，以激进立法的形式，从各方面对华侨进行全面的限制和排斥。

所以，苏加诺执政期间，华人与原住民的关系在政治上为盟友，共同反帝，恢复时期华人经济仍为依靠力量。但在经济发展时期，两者的中小商人则成为竞争对手。虽然苏加诺总统本人对中国比较友好，但他毕竟是印尼民族主义的代表，况且很多政治家都有很强的两面性。即使打击本国华侨并非出自苏加诺个人意愿，但他也不想

否定政府内排华势力的所作所为。这样一来，当权者便不断抛出限制华商的法律法规，特别是1959年颁布的第10号令，更在短短的时间内就将摧毁了几个世纪以来华人在乡村地区建立的零售商业基础，使几十万华侨陷入失业状态。

这里，军旅作家尹家民在其纪实文学《万隆！万隆！雅加达》一书中，对中国驻印尼大使黄镇与苏加诺总统进行的交涉作了相当传神的描写：

黄镇因疲劳和讲话太多，喉咙严重发炎，已经说不出话来。他用毛笔给苏加诺总统写了一封信，附上译文，要求他干预这件事。

苏加诺约见黄镇。把政府即将颁布的第十号规定给黄镇看。其中有试图削弱华侨在乡间零售贸易中所占优势的内容。

“这是总统的意见吗？”黄镇问了一句。

“正相反，这项规定反映了一部分人的愿望。但作为总统……”

黄镇默不做声，忧郁地看了看苏加诺，说：“这股逆流绝不是印尼有识之士所愿看到的，更不是广大印尼人民的愿望。我希望总统能本着对中国睦邻友好的方针和维护华侨的正当权益的精神，平息骚乱。”

苏加诺站在房间中央，局促不安地扶住椅子的把手，他领带上的金黄色花纹好似也黯然失色了。

“是的，这个我懂，”苏加诺勉强表示同意说。“指导这场革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驻印尼大使黄镇在雅加达华侨运动会上。来源：国际日报

命，就像骑一匹脱了缰的马，你无法很好地控制它，你无法知道它会把你带到哪里。要紧的只是尽可能稳稳地骑在上面任它带着跑……”

“中国古语说：马上可得之，岂可以治之？我想总统有能力勒马于悬崖。”

“当然。你知道我始终梦想着所有民族间融洽相处，包括混血儿和外国人的后裔，无论后来阿拉伯人、欧洲人、中国人、印度人……我们不可能消灭‘巴达人的下巴颏’或是‘中国人的斜眼睛’或是‘阿拉伯人的大鼻子’……问题在于如何来培养这种融洽相处的精神！”

苏加诺把黄镇送到总统府门口。外面已聚集了许多记者，对准了照相机镜头。苏加诺面带笑容，亲热地抓住黄镇的臂膀，小声道：“兄弟，你笑笑。”

黄镇在暗暗思索：“他想第二天登个

报，做个中国同意十号规定的姿态，我就不笑！”他已经觉出苏加诺在拉他的衣服，示意他笑一下。他脑袋一摆，嘴角一撇，脸上呈现一副雕塑般僵硬的神色，眼睛瞪着，就好像根本没看见旁边这伙人似的，大模大样，一直走过去。苏加诺重重地叹了口气。

……

“光华”接侨轮抵达泗水那天，我们报馆同仁快快把工作做完，结伴骑着自行车赶到码头，参加送别难侨回国行列。下午的阳光还很炽热，到了码头已满身大汗。码头万头攒动，归侨都已上了船，站在船上正在和亲人挥泪告别。前来送行的亲人有的泣不成声；有的泪汪汪不停的挥手，不停的祝愿；有的呆呆的站在一旁，眼睛望着巨轮，眼眶里溢满泪水，仿佛望着母亲伸出的一双既慈祥而有点干巴巴的手。是啊，祖国经济

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竟然没有忘记在海外受苦受难的儿女，自己不愿多花一份钱，为海外儿女却大手笔地租船。归国难侨啊，也许你们现在所选择的路崎岖难走，但有希望有未来。

码头遇外勤许世投，他拉着我说是去见一群医学院学生。心想，这么多人举着送别或祝福横幅布条，有个人的，有社团的，人群像密密麻麻蚂蚁，拉我去见什么人呢？我俩挤过一堵堵人墙，来到也是来送行约10来位年轻人，他们举着用中印两种文字写着“一路平安”横幅布条。一看脸孔有点熟，再看我记起来了，他们都是日占时期，俞民新校长创办“新华小学”从荷兰学校转学过来的“特别生”。

今日相见，才知道战后，印尼各地学府纷纷恢复，继续读华校的高中毕业生很多回国升学，而原本读荷校的高中生则升学当地高等学府，选读经济、律师、医学……因此，不管日统时期开办华校争议如何，除了给予一批“特别生”华文教育，成为印尼能懂能讲华语的第一代西医（林忠和著名皮肤科医生，等等）。除此，有的同学如许世投，陈谋兴、林源伟、林源瑞等，后来成为进步华校教师，进步华文媒体编辑或记者，有的从事商业成为进步社团的积极份子，这是不争的事实。我忽然想起不知谁讲过的话“一旦有了中华文化也就忘不了根”。